二老堂雜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老堂雜志

周必大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二老堂雜志卷之一

宋　盧陵周必大

黜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蓋所謂陟若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歟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或自夔耳

明夷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爲商臣其明未夷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鑿爲荄茲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蓋爲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乎

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

記聞人滋五說

聞人滋以詩言祖妣爲姜嫄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禮記內則載養老一段竝與王制同滋曰貴老爲其近于親也

豳詩首言鬻發栗烈而後言于耜舉趾滋曰豳地多寒故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

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稅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記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稻爲嘉膳是五穀以稻爲貴也

天王

謂王爲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

不云乎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王曰帝崔靈恩以謂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號豈必始于春秋子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

矣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知爲此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爲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忘家皆求富爲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僞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楊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夫以楊子所見爲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共槀飫之類逸者甚眾何爲皆不言也以楊子所見爲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灝灝噩噩之語必有能辨之者

鄭子產

鄭子產火不禳水不榮昭十九年龍鬬不覿民以怪也以智籠愚

上駟中駟之說卽狙公誑狙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井蛙驊騮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驊騮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開況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肇迹于茲欲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踞見

者特庸人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略頗有高祖之風據則而視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見也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欲困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偃後朝奏書而暮召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于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則沛公之肉不足以齒項莊之劍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

也子孫縱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纔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眞少恩哉或曰良多陰謀奇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嗣國不祀忽諸信乎非也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沒母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于是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家者往往籍以爲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邱墓殊不問行己之如何于是庸師妖巫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上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此亦范蔚宗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

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爲口實者

皋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皋陶不與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後爲湯稷之後爲周至唐乃謂系出皋陶天寶中追尊爲德明皇帝

以曾子爲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

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爲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談賓錄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謂此錢開元所鑄背有掐痕出于楊妃手會漫錄已載辨誤中子謂唐鑄錢多矣今惟此錢偏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鱷文臺參

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鱷事而李翺行狀皇甫湜神道碑

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爲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而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緣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縱囚去翺湜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鱷近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免臺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恥矣因捨囚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閻讓字立德是也薛收之子名振字元超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直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之一　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二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史官改定制詔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爲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帥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爲修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

繇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辨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姪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懿戚同此體用蓋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汪綸不入蓋備拆號也內制

既闕官有旨命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敕令所玉牒所降敕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讀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

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紹興二十六年王倫爲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珉以家韓辭遂竝墮侍講蓋從權也胡銓以左史兼侍講既而改宗正少卿而侍講如故其後張棫爲左司亦侍講

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爲右丞相万俟卨所薦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

虜薨王綸周麟之趙逵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略又參知政事張綱亦論賜第之恩不可啓止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應上卽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司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爲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垂成輒壞可爲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除遇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

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師心舊官合答詔是歲九月賀允中自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遷夕拜不復降詔金安節又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眞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爲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幾三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及禪陳長卿實爲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之爲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皇過德壽宮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舊蓋以頃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相時湯尚未任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方中宏詞後湯爲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史爲右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坐主乃迭爲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

仕宦遲速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竝拜之日適以湯嘗居左意不少進斯亦異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于狀頭戊申惟楊李易止于中書舍人待制而王大寶乃爲尚書雜學士紹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爲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尚書端明而莫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黃公

度止于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陳誠之知樞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熺亦嘗歷元樞府任少卿十五年劉章爲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佐終八座而董德元參政二十一年趙達中書舍人而蔣芾爲相二十四年張孝祥止于中書舍人雜學士而秦塤爲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除權侍郎晚授詹事不能供職而閻安中正爲中書舍人持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許克昌爲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爲魁至孝宗朝梁乃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勑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特進）勑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自吏部尚書（即今金紫光祿）而下皆著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爲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銜皆書階官紹興以前尙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大中）神宗愛惜名器詔下一等以中大夫爲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蓋舊法官過于職爲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爲守又其下爲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館職召試

紹興乙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爲憚遂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人迺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黃石輪對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爲學士上大喜擢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

己

汪丞相墜笏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它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己卯十二月九日謁梁太方德全撫幹聞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為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誡諭京

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策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乙未午後登秘閣縱觀四朝御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禁家問辭翰精詳爭雄寒士神宗多論邊防利害外有奬諭張方平制詔反申諭臺官言歐陽修帷箔事數幅王言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學書多賜李環內杜甫遲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筵賜顧臨者徽宗亦多端邸學書以賜鄭祥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十二月己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即僞蜀李閔得而藏之者上親錄本末于卷尾又觀唐人細書

法華經卷軸甚小織成佛像以爲引首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也畫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寫眞崔令欽題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昭陵御書嘉祐中賜李瑋飛白甚多其榜皆書公炤道號和光子龍翔鳳翥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卽明州宸奎閣之藏也其一曰六祖明達了見機二眞戒喝決時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蓋用璉韻也璉頌云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　昔蘇軾作閣記云至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

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眞宗御書凡青詞多自草其式云皇帝某伏觀再降瑞雪者入詞某無任感恩抃欣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狀上又有咨目大略類此春日賜宿國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題眞宗聖製御書今賜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眞宗聖製仁宗御書今卻賜端愿等依舊家藏

二老堂雜志卷之二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三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速又徙吏部郎官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爲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涓爲司諫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

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廷臣無以慶國爲封（仁宗嘗封者）詔改岐國公子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虛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薨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復

虛位者三年半中閒嘗宣諭龔李二參政云近三台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閒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予作樂語云香裊狻猊雜瑞煙于綵仗雪殘鳩鵲耀初日于金鋪蓋紀實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鳩鵲皆杜工部詩然殿上今無麒麟不若狻猊爲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參脅覲以使相趁起居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秩候李處和幷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攝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輩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籍三省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往致謝又明日覲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光祖處和幷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

府朝參回于轎後行馬不期參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後差御藥林椿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適與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

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于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爲徑斷直省官而設也上大以爲然自此每事于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畱則畱遂以爲常是月末有蜀人張唐卿者玩之姪孫趙雄

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扑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甯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覿奏三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于

是乘輿至大內開于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酴醾花皆層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庭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就坐今上初欲著帽御赭黃袍玉帶太上皇帝宣諭止之巾裹赭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臒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覿云營造如何臣覿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臣不閑營造今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于此嘗向臣

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卽
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營潔無節
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肩輿
少憩面對餘醾花架高柳參天餘醾引蔓垂稍而下其
長袤丈芳菲照坐馥郁襲人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
再三今上云苑圃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
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通神
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臣覿奏曰父慈子
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覿目覩斯宴超冠古今

可無紀述以示外廷輒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闕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奉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吳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密申黎蠻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統領高晃下日失于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緜州屯駐軍一千五百八人（係興州軍馬）又調潼州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軍馬）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復前成都鈐

轄成光延節制司馬與本提刑折知常制司參議官呂某運司主管官唐某竝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瘴光延晃僥倖功賞驅率將士于盤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誕謾至六月九日蠻人于三角平出沒誘致官軍光延晃遽率兵赴之既爲蠻人所乘卽上馬先遁蠻據羊納隘橋截斷官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新堡軍須糧食蠻人進至富莊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幾至失守統領武順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

數今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劍閬利州屯駐軍三千人比之縣州潼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將復踏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挺等所棣邊面而所衞兵皆挺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川制置司胡元質奏黎蠻已返巢穴乞漸抽回大軍量留戍卒九月蠻進馬三百匹獻珊瑚等乞盟詔卻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敗蠻既納款就權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不推功賞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走避三日

而後歸賊刦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簽判欲俱入番主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嶺邀止之得其首領仵進石景幷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獲叛兵陳忠孝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其後胡元質宮觀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延晃竝除名勒停光延達州編管晃軍前自効于是蜀人諺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高路分卻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達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東親王在西既升儲凶仍不改予爲詹事時東宮嘗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職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東廊而宰職過西廊閣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卻在東予時爲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閣門云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于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納南郊鹵簿字圖如此亦有繇淳熙丙申郊祀曾覩以使相充五使舊例兵部長貳攜字圖面納予時爲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乃令吏具公劄繳送自後遂循例它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禮

天氣晴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史局尋常行禮大宴不應丑後自今依時勿得遷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禮或晴乃用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禮甚速上既遵太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禮不再升降又趣亞獻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止詣望燎位而令大禮使王淮詣望瘞位皆從權也

盤鵰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

郭棣所服盤鶻金眼睛紫窄衫與其它行宮使帶御器械不同嘗問鄭興裔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之伯鄭藻爲大禮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昇與棣官未至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繡盤鶻兩眼望之燦然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爲從六品卽服階緋大中大夫爲從四品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

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爲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合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

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輕重必惑例憚改惟吏輩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入入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郎銜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子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駕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內皆南向背殿上以俟追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于門閾

之閒御殿則去閾蓋備兩側開門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內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閒所進也吉州人蕭服爲御史坐直章縉私鑄獄爲蔡京所治羈管虔州蓋鄰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常存史乃書爲處州蓋虔處二字相近紹興閒因齊述亂改虔爲贛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瑋傳兄弟三人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瑋獨無字予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祕以玉石硯爲潤筆皆刻篆字乃瑋

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邁用功爲多邁號博聞緣出衆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牴牾近世止作兼職人人爲之高宗實錄成嘗求外祖王給事中靚列傳觀之殊可嘆蓋行狀乃子隆興元年託尹穡少稷撰館中其載宣和閒知東平府卻回請東封父老一事最爲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處奕在從班捄止之此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止

光祿後來因子遇恩崇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曰歷李邴傅邴自端殿朝散郎簽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傅卻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奉薦

章茂獻侍郎詢奏薦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遇後郊大禮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薦吏部告示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甯閒慕容尚書彥逢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

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緣渠爲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曾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彼自無詞後遂得之

二老堂雜志卷之三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四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賢關邊瑣

太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關爲實字邊瑣非邊徼乃文書之錄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啓云議西鄙之羽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爲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抵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有任器字注曰未

詳且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言未詳予謂周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已字稱歐陽公

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后陳師道嗚呼無已學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

記陸務觀二說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又曰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陜之陜從山以別陜西之陜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鑄峽州印監丞歐陽棐言陜從兩人陜從兩入不當改然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金次之錢爲下自秦漢專以錢爲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

爲楮幣自以爲雅通上下皆倣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厚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鑰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創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爲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槐簡以楷木爲上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兵火後舊物無子遺獨此笏在予處每嘆子弟未有能當之

者木紋縱者如點橫者特異于他木出于兗州之孔林頃在長沙見教授項安世云其婦翁任濬嘗倅階州境內產楮槐疑卽此木蓋孔子時武都屬氏羌未通中國弟子自遠方攜植墓林中後世轉階從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于江下繇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于邸院有知後官五代會要載曾任節度至刺史等則責本道進奏知後院狀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此外何官鳳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來文書其來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答董太傅書云本縣知後官送到書一封此其證也予年十五六時見一親戚初權縣知後典展參怒曰汝鹵莽乃以祗候爲知後乎予竊哂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往改稱祗候矣比官湖南讀新修長沙

志亦用祇候字因命搜舊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昉方明爲守曾令改正隨卽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

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于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如名怡亭快閣之類又當如何也

蟄燕

予嘗記歲暮舟行吉水江路値天氣暄甚偶岸圮蟄燕滿江而飛又寓崑山時歸家拆舊土橋易以甎石其中

皆蟄燕以此闢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朱翼新仲倚覺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晉郗鑑爲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廊廡閒秋社吹將嵌孔裏其理甚明

卜昭慶鐘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竹下題云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庚午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往觀明年再往則已茫昧後移往鎮江府謝后功德院不復可見

牛魚

紹興辛巳予爲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爲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爲大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糟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號虜中甚貴此魚一尾直與牛同贊甯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齒後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藥予以齒後眾人當主其事洪景盧云京師

宰執入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廚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濬而下遞遷一級皆給綾牒贊辭如補太學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云其末云補充史館某職蓋熙甯以前定本也

州名爲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閬州梓州落則邛州漢州蓋取州名侮之也

劃龜

客云欲放龜當劃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薺花

客云清明日收薺菜花懸燈上可避飛蛾

蟠桃核酒杯

九月己卯讀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摶賜帛五十疋因記先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與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大監云治頭風而吐瀉用枳殼白朮末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神効李與幾左司中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攽嘗因事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云賣公値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卽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朮且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復欲

處以戶部尚書寫閣字石曰門字爲兩戶必再爲地官十八日見帝或又書閑字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月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歸蜀人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爲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于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卽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

徽宗時嘗特補承信郎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裹牌其下併刻舊官押字新官既上執書者唱云取指揮劈牌即以刀碎之意不以爲然其後守潭則請印銀牌下無押字遇請印旋押印出即拭去遂免交承劈牌似爲得體不知他處今如何又三省樞密院于牌之下用紙腰封而請押字若遇

改易不過換封亦有體也

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禮部侍郎師魯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曾有潘存實爲戶部侍郎然亦不審也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爲憲雖聖旨處分勅令所立法及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師憲

爲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幞字

帊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帊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臣進物皆云夾複今既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隨月定曰無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繼張相過云頃在嚴州見康與之以糟雜細糠和土種竹隨

即茂盛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提水池中立成又永豐宰汪文振子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繇壬戌歲張循王府房廊遺漏掘得古井闊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

開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問出世法甚切而不許大略告以世緣薄福基淺毋貪祿以招禍縱慾以損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夢題門關曰宵跬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今軍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汪作狀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

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夢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爲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責降兩府姓名予戲之云公必爲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龔茂良實之既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相出知紹興府後數年再召復與子同爲參政樞庭闕長子嘗遜彥穎以其先進當遷也壽皇不可秀叔嘗曰只爲同知亦

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坐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列而去信乎官職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皆八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困秀叔晚達而享福以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秩當爲學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數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北遊幽燕西至涇原覽觀形勢

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歲先妣曾高以來皆守邊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人給事中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蓋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嫜盡孝博通經史親教二子于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歸甯而外祖母卒號慕切至日惟一蔬食晝夜誦佛書逾年而卒年亦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于崇甯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之

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于藝者其說舉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刺股無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願損己十年以益淑國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爲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天其偶然耶抑有謂而然耶某嘗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盡爲荒唐矣雖然史氏爲其夫耳夫

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母則爲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二老堂雜志卷之四終

二老堂雜志卷之五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記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居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閎麗唐朝塑像閒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輳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陟中峰訪古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張祐嘗題詩云寶殿依山險

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烟竹裏邨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潒游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虛勢欲吞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祐韻峰嶺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邨地偏來客少幽興抵柴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對石牀錫杖莓苔漬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遥場安石次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蘅遠亦香掃石出

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場崑山在蘇爲大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遭焚燕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雖載圖誌然不能盡攷姑記二年閒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中東坡題題云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天慶觀吳冶城故基卞壺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于其北穿地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鍇爲記本朝慶歷中知府葉清臣又

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爲忠孝前帥葉夢卽記壺之祠堂甚詳猶未刻石府學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其傍有眞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爲秦丞相設也今廢保令寺在城中初開寶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隨飛烟惟保令獨存建炎開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爲行宮寺後舊有覽輝亭鳳凰臺臺亡亭已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落水分劉夢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歷可數老兵指寺左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虛臺也其右營寨云瓦棺閣故基也雖皆道

聽塗說參攷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干寺故老相傳廢于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爲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地發神光詔復興葺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古有阿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輩尚記劍以眩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屐片梵書貝多葉水精玻瓈等寶云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窗與城相直土人以城下路爲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郗后蟄窟未可信也舊有子隱臺并堂今惟一

碑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傍即後園中有山光閣端明殿張公新創于眺望甚宜而褊隘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因李氏宮城爲牙署車駕南渡復取爲行宮而以漕司爲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五里至保甯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爲寺賜今額兵火後敗屋數閒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十里此適半塗也迴野之中雞犬不聞介甫居時已如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云頃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募緣重造

殿甚華煥有修武郎某人脫尺籍與其媪然指苦行前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寶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立于蔣山之內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問寶公刀尺等太宗時取入內矣今無古物惟秦嬉施錦衣七寶念珠而已飯罷筍輿訪八功德池水皆山行中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徑予負杖以俟回望萬山甚平闊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云定林無足觀遂同至池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墳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歸

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陷小碑刻介甫謝公墩絕句及它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覆舟諸山氣象甚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卽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其當暑而涼故以名寺式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爲名刹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靜隱院南唐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元武湖陳平潴水蔭田今爲平陸城中鐵塔寺聞有二鐵塔甚奇元懿太子殯堂在焉不可入漕司北廳乃王介甫宅旣捨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時碑

城中青溪入秦淮頗堙廢道邊有廟塑二女郎云張麗華孔貴妃也南門外有鐵索寺或曰東晉時尼自西竺來爲置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楊名邦乂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閒倅金陵虜人破城寺臣納款邦乂罵賊而死朝廷贈恤加等前帥葉少蘊右丞常作廟碑近得其本贊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或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避欒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又云頃兀朮陷金陵韓世忠圍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于江而遁亦名新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

輪奐府寮暇日輒來投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有高座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也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中到中國時人呼爲高座疑若今時謂僧爲上坐高僧傳云孫權初立塔寺故號建初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顗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成帝爲樹剎冢所後有沙門于冢處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葬其來舊矣上雨華臺凡此邦

山川城郭皆見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赭方稍爲栽插計又春時酒官輒取爲旗亭甚不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于一寺講妙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方去即此臺得名之繇法寶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移基爾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衍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爲當時元武湖也南唐立國宮

室城市益鄉西南本朝因之故晉之冶城乃在今城內爲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禦外虜今僅在西門外晉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爲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于面對牛首山以爲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形今爲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舊事云兵火前寺傍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絕今盡爲營寨惟此寺不經焚毀講堂甚庳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寶公像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

餘甚醜怪一名闕石政和間輦致京師而辱井石欄又在今行宮中遺跡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艮是而井則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石脉類臙脂俗又呼臙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爲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舊有井亭揭詩牌數百今亡矣又云某猶見居民因鋤地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巧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游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歷

歷此山大江環遶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爲郭璞墓大水不能没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虜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經藏屢經兵火巋然獨存當時歙人造此因以爲名諺云金山山裏寺焦山寺裏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渡夾登牛渚磯凡有石臨水曰磯俯見大江閔然犀之取禍傍

顧荒臺痛捉月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門山最爲絕景天門山卽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謂此也望夫山在鎭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下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爲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爲州隸宣城

而陽冰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子爲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爲白諱邪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否者白誠不幸與極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諱爲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同行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辨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

言得于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弈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絲支徑扣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今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烟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爲聯句數十韻如日膳雙月攘一之類語甚工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畫開髣髴虎邱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爲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庵僅容膝自窗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雞甕也僧宗表年八十八上遇郊禋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爲閽者

記閣皁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皁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爲閣

阜之游初謂嶠嶺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閒閣言山形阜言山色按樂氏寰宇記此山爲神仙之修館舊隸吉州今屬江之清江縣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峰最爲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鍊丹壇井聞在後山頂不果遊流水號葛憩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宮後出流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閒橋跨其上號鳴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丈十餘年前爲過客所焚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橫枝四出盤如鹿角不知其幾年矣入門卽御書閣橫連十一閒繇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斜出其外復鎖以華山兩重江行望之連延如兩山眞神仙窟

宅也閣後卽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卽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爲樓以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此本靈山館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此掘得鐵鐘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餘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始立臺殿賜名閣皁觀大唐三洞道士許元眞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塗去縣癸地八十里有閣皁山山北有金仙觀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薦父子次第葺

之已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元眞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兩軀侍立亦玉石也鐘在殿傍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鐘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耶本朝熙甯閒吉州通判雙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運副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攷耳大概言此觀在江南李氏號元都至眞宗祥符元年避諱改景德觀天禧庚申嘗經火熙甯丙辰又火政和八年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眞爲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之蓋天下受籙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爲三云晚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來遣酒道士

陳彥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二篇爲贈又出政和中禮部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嘗爲丹林郎猶文臣修職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詩又有通判陳孟陽長韻備通山中景物常平周彥質三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艮水清戊辰早瞻禮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眞宗仁宗德壽宮芝草封禪泰山凡得一十八萬有餘分賜名山宮觀而二本在此葛先封冲應眞人告崇甯三年慕容彥逢行授籙印道

士徐次堅識予于廬陵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李漢卿再具飯遂行繇白坑入沙路岡岡之下有龍興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嶠嶺比晡時復至舟中

二老堂雜志卷之五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二老堂雜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周必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六六